■責任編輯：陳敏娜 2016年1月21日(星期四) 香港文匯報WEN WEI PO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思旋天地

思旋

共創包容社會

一位禪師曾言：「每一位孩子，都是幫助父母成長的小菩薩。」孩子是成就父母的小天使，他們各有所長，各有所需，組成了各個獨一無二的家庭。在他們當中，上天賜了一群天生有特殊學習需要（SEN）的孩子給我們，猶如折翼天使。他們將來能否振翅高飛，父母的關心和教育至為關鍵。SEN家長們內心困苦、無助，而外界的誤解對整個家庭的間接傷害，筆墨難喻。「養兒一百歲，長憂九十九」，特別是SEN孩子的父母，他們更害怕子女將來面對社會，更擔心子女被欺負，成為被孤立的一群。許多父母刻意把他們放身旁，盡一切努力、能力，看能守多少年。但是，我們總有年老的一天、總有離開他們的一日，與其把他們放在無菌溫室中栽種，不如做其「引路燈」，在我們有生之年，幫助孩子找出興趣，培養他們去適應複雜環境，讓他們多添幾分免疫力、抵抗力，多幾分適應時刻變幻社會的本領。

亞洲兒童教育協會梁思韻主席聯同三間特殊教育學校包括：才俊學校李啟光校長、路德會救主學校彭章球校長、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堂啟愛學校潘國輝校長發起「青雲計劃」構思，希望讓SEN學生和家長多接觸社會，裝備自己，同時亦希望大家身體力行，用行動向社會釋出善意，多接納他們，消除歧見，共同創造一個包容的社會環境，讓這群折翼天使與其他小天使一樣，擁有屬於他們自己的青雲路！

更多活動詳情：https://www.facebook.com/brightskyproject

隨想國

興國

好酒

看過一個故事，說在明朝時代，海南省有個叫伯疇的才子，有一天到了一家未曾到過的飯店，叫了酒菜獨自酌飲。飲到酒酣耳熱時，忽然大叫兩聲：「好酒！好酒！」叫聲驚動了四周的客人，其中有人認得他就是才子伯疇，便對店東說他就是伯疇，店東於是趨前向伯疇請安，並且希望獲得他的賜字。伯疇趁着酒意，便應允即席揮毫，寫下一首七言絕句：「一輪明月掛半天，淑女才子並蒂蓮。碧波池畔酉時會，細讀詩書不用言。」

在一眾客人叫出好詩的時候，那個認出伯疇的人說話了，他說詩好之外，大家知不知道詩中還有另一層含義？眾人面面相覷，都注視着他。他說了聲獻醜了之後，便說，第一句中半邊天加上月字，是個有字；第二句的淑女才子，那女和子合成一個好字；第三句中，碧波的水字旁，加上酉時的酉，是個酒字；第四句讀字不用言，就是賣字；四句詩說的另一層含義，就是說這家店「有好酒賣」。於是連店東也拍掌叫好了。

在香港，多數食客到飯店去，飲的不是葡萄酒就是啤酒。啤酒講究的是個人口味，很少人會認為哪一種才是好的啤酒。葡萄酒就不同了，好酒是多數人公認的。但是好的葡萄酒從價錢中就可以分出好與不好。愈貴的，自然是愈好了。但是，真正懂得飲葡萄酒的人，卻能夠從平價中找出最好的來，有時，一瓶便宜幾倍甚至幾十倍價錢購得的葡萄酒，好的程度可能更好哩。

至於喝中國酒，能喝烈酒的，都會首選茅台和五糧液。無他，價錢貴得嚇人也。我們這些窮得喝不起貴價酒的，卻認為北京的二鍋頭最是好酒。十多年前花兩塊錢人民幣就能買到一小瓶，比起如今幾百元以上的二鍋頭更是好很多。所以，所謂好酒，其實也是個人品味不同而已。

琴台客聚

胡野秋

難得斷捨離

那天是我第一次去張教授家。此前我與大我十幾歲的張教授相識已十幾年。據他說，除了家中至親外，我是二十多年來首次到他家作客的客人。

到張教授家的時候敲開門，張教授穿着不合時宜的長袍正站在客廳中間，一臉的心煩意亂。

張教授是學者，如我所預料的一樣，進入屋內，觸目所及便是三面牆上頂及天花板的巨大書櫃，書櫃內裝滿各類書籍，裝不下的，則堆在書櫃門邊，地上……這本該是一幅書香滿屋的好畫面。

然而書櫃之外的髒亂卻破壞了張教授家原本該有的氛圍：客廳進門處堆滿了裝着各種物品的紙箱，一些半掩半開的包裝盒，露出裡面喝空了的礦泉水瓶子、啤酒罐子。沙發上胡亂地堆着各式雜誌、衣物、毛巾，還有糾纏成一堆的電源線、充電器電線。茶几上佈滿厚厚的灰塵，擺滿茶杯、煙灰缸、沒有清洗的碗筷等等，幾乎沒有剩下一點空隙。茶几前的地板上放着各色的塑料袋、紙皮袋，人從跟前走過，一不小心就會絆倒，把放在茶几邊緣的東西噼里啪啦地碰跌在地，蕩起一片灰塵。客廳尚且如此，一眼便可看見的書房和臥室就更不用說了。

令我意外的是，在這個已有了一些年頭的老住宅區的房子裡，張教授已住了二十多年，客廳那佔了一面牆的落地玻璃窗竟然連窗簾都沒有裝，裸露的玻璃窗上積滿灰塵，窗邊的牆面上牆皮大塊地耷拉着，搖搖欲墜。

這是根本不像家的一個家。

張教授面有愧色，這個傳統、厚道、只會埋頭做學問的老實人，終於告訴我他想把屋內大略地收拾一下，迎接第二天就要從國外回來的遠客，但他自己不知從何下手。

於是那天我充當了張教授的「管家」和「空間大師」，找來鐘點工人，用了半天的時間幫張教授拾掇屋子。

拾掇的過程中，我不斷想到「斷捨離」。張教授家的東西看起來堆得很滿，可是細細整理之下，大多數的東西都是因為裝在各式各樣的紙箱子、紙盒子、紙袋子、布袋子、塑料袋子裡隨便堆放而佔據了很大的空間，最後把那些箱子、盒子、袋子什麼的拆除、扔掉，裡面的東西拿出來堆放整齊，再把灰塵擦拭乾淨，屋裡馬上變得清爽起來。再從附近的商場買來窗簾裝上，已經變得整潔的屋子瞬間有了溫馨的感覺，有了家的味道。

黃昏時分，終於可以坐在已變得潔淨的沙發上喝一壺張教授沖泡的熱茶。

茶几上放着正在國外旅遊的張太太的照片，看上去是個雍容華貴的美麗婦人，妝容精緻，身上的衣着、首飾亦是不凡，很難把她與未拾掇之前這雜亂屋子的女主人聯想在一起。我想起張教授家衛生間門口黑暗的小角落裡胡亂地用一塊木板釘成的梳妝枱，梳妝枱上放着的和他們的廚房一樣油膩得發黑的卷滿脫落的頭髮的髮梳，更難想像一個如此美麗的婦人會在那樣的梳妝枱上梳妝，然後穿上精美的華服去參加各種酒會。

張教授說他們已經習慣了將就。張太太覺得反正家裡一切外人也都看不見，只要自己習慣，便無所謂髒亂。於是，她習慣了，他也習慣了，她將就着，他便也將就着，最多盡量在外面逗留久一點，回家便是上床睡覺，起床吃飯，遁入書房寫文章。日子便如此地重複着。於張教授而言，日子重複無所謂，文章不重複就行了。因此他的文章寫得比他的日子更精彩，更有情趣。

張教授說他們的婚姻和那個年代大部分的婚姻一樣，並不存在愛情。既然沒有愛情，對婚姻生活中的一切便沒有更高的要求，便可以將就着把日子一天一天地往下過着。

說話間，張教授家新裝的窗簾後的那幾塊搖搖欲墜的牆皮簌簌地掉了下來，跌落在地，在微暗的燈光下揚起一陣粉塵。我的心裡也隨之揚起了一陣悲哀的粉塵，充滿了對張教授的同情。

難得斷捨離，張教授，如果可以，選擇過一種不將就的生活吧。

百家廊

朵拉

九份訪舊

「我們去九份吃出名的魚丸和芋圓。」貼心的年輕小友特地安排先到瑞芳老街，多遊一個景點。那是台灣鐵道之旅的其中一站，和九份在同一條路線。

列車抵達瑞芳站，下車時雨跟着下來。兩排老建築中間，有一座不高的青山和不笑的天空，冬雨綿綿像絲線飄落身上。不習慣帶傘的熱帶來人，看着不大的雨不放心上，但愈走愈濕答答的感覺破壞了瑞芳印象，再走幾步路過交通燈，到對面7-11買傘後才開始瑞芳之旅。五人共用三把傘，懶惰的人自己不撐，時在別人傘下時在雨中，不在意被同伴酸說：「有人真詩情畫意唷！」

走路時乖乖不淋雨，遇見美麗景物便忘記雨會淋人。無華的老街好多小吃店，還有一座精雕細琢的小廟叫雷聲壇。一對獅子守望廟門口，一對燈籠發出紅色亮光，四對青龍攀在廟頂上看我們行過。

留下不少時光痕跡的雙層房子有騎樓，有露台，露台上花兒盛開，殘舊外觀意味着歲月的滄桑。地上有水不好走，腳步緩慢地折個彎，小小門面的明美書店外頭掛一把紅色雨傘，左側牆上牌子註明「經銷高中國中小學參考書」，書店樓上是住人的吧，露天的樓梯建在外頭，台階牆上一叢叢茂盛的綠葉因豐足的雨水長得油油潤潤。整個地方叫專愛取材街景的畫家一旦看見，肯定要住上幾天，畫幾幅畫，不像我們逛着逛着，就快到大街中心的車站了。

經過瑞芳高工，一條老鐵路在轉角處等待我們。建在路中間的鐵路，倘有火車經過，兩邊柵欄便降下，擋着不讓路上的車子和行人穿越，避免危險的柵欄這時高高矗立在路兩旁。低頭看見鐵道下邊鋪滿漂亮的不規則小石子，還有把我們從台北帶到瑞芳的齊齊整整的鐵軌，遠遠的鐵道中間有一盞燈，像巨人的紅眼睛，亮晃晃的，彷彿有列車開來，但沒有聲音，只有雨點滴答。我佇在路中央，拍攝我的鞋子和鐵軌和石子，剛拍好，一個警察朝我走來，忐忑不安像小學生犯錯般心跳加速，難道不可以拍攝鐵路嗎？警察先生拎把雨傘，同我微笑說：「下雨了，我來遮你過去對面吧。」站在對面等我的同伴們瞪大眼，一副不肯置信的表情。到了對面，感動的人問：「可以拍張合影嗎？」和藹可親的回答是可以呀。三個年輕女生很懊惱地幫我拍照，和英姿勃發的警察先生揮手道別後，她們更加沮喪地一致讚賞，他很英俊呀！獲得和警察合影的人得意地在瑞芳市區拍了龍嚴宮，一座比雷聲壇大很多的廟，門口兩根石雕龍柱子不上色，廟的樣式頗有古意，廟外正中還立着左右雕有兩隻金龍的插香爐。

很快便到市區中心，街上兩排全是小食檔，而且皆為老檔，祖傳三代正宗老店龍鳳腿，對面賣番薯餅，都是油炸的。用不着走進掛着「生意興隆」和「財源廣進」的美食街，在街上買了年輕人要的龍鳳腿和我的番薯餅。一上計程車就問司機可以在車上吃東西嗎？載我們上九份的司機說：「快吃快吃，冷了漬油味道變不好吃。」

冷天捧着熱食物，還沒嚐味道，手中微燙的感覺已經叫人胸口暖和，司機的回答更添溫馨。玻璃大鏡的划水忙碌地左掃右刷，山路略彎曲，景物被水光霧色氤氳得朦朧濕潤，突然一座廟出現，司機說到了。停在車站時雨仍在下，打開雨傘，前邊便是商業街入口，全是人，而人手皆傘，把牆上的黃金山城九份金色字幾乎都遮了去。

曾經去過上海、北京看人頭，就不能說九份人很多，但站在商業街入口無法向前走，人貼着人，後邊的人跟着前邊的腳步移動，穿過雨傘和人頭去看兩邊店舖，有點難，地上的濕滑明顯是下了一日雨的結果，索性低頭走路。路上人多，店裡吃的人更多，這畫面叫座無虛席。雨像天公在童心大發，頑皮地不停在倒水，傘群之下縫隙間水不留情地傾下，早上洗的頭髮下午再經一次重洗，有點狼狽。著名景點人多很自然，過量卻叫人歎息吃不消。

這和我記憶中的九份有極大差距。印象中的九份，有雨，但沒有人。

那個時候是不出名的九份，詩人自己開車，冬日天黑得快，不到六點，街燈呼朋喚友地亮起來。不熟悉這氣候的人，不習慣那麼夜還去觀光，在車上重複問：「會不會太遲？」路兩邊昏暗，車子過了市區開始爬坡，山巒起伏的路蜿蜒彎曲。車泊下來，朦朧的山在雲霧間若隱若現，呵一口氣竟吹出了水霧，像抽煙的人吐出的煙圈，很有趣。寒意卻馬上來襲，打了個寒顫。詩人把身上的外套脫下，叫我趕快穿上。

月色下的九份，紅色燈籠遠遠地，這邊一個那邊一個，走近了看，是小食店。山坡路上人影寥落，檔口小小的鍋冒出熱熱的煙，詩人說我們先吃點東西。我說剛吃飽，那就先去看小樓。詩人特地載我來看他不久前購買剛裝修好的小樓。九份的房子門面都小小的，詩人開了鎖，進去是二樓，牆上掛着詩人的收藏，來自世界各地的面具。詩人把我帶來送他的面具拿在手上，「現在就掛上去吧。」他把其中一個拿下來，換上我的手信。我個人不喜歡面具，但知道詩人喜歡，來之前正好去東馬演講，選了一個看起來不那麼可怕的土人面具。空間不大，一張可以倚躺的籐椅佔去半個客廳。「你坐，我去泡茶。」詩人開始忙碌當主人，客人就在躺椅上享受九份的夜景。一片大玻璃外灰藍色天空沒有星子，水裡和山下不夠璀璨的點點燈火讓人有做夢的詩情畫意。這樸素的山鎮像我們樸實的友誼。喝茶看海，聊着文學朋友的故事，時間用飛的速度過去。

到樓下參觀詩人收藏的藝術品後，出來把門鎖上，詩人說這回太匆忙，下次來住。我說好。走過忽明忽暗有台階的山路，詩人帶我到一間小店，買了兩塊試金石送我帶回去。當年九份出產黃金，挖出來的礦石要在這試金石上磨一磨，才能確定是否有黃金的成分。為此我寫過一篇散文《試金石》。回市區前，詩人堅持要先試試九份的招牌小食。在試金石隔壁一家庭式小店，詩人叫來兩碗熱食物，鹹的是魚丸，薑汁甜湯裡浮沉的是芋圓和番薯。這是我第一次吃芋圓，因為喜歡，一直記着這名字和味道。

年輕小友帶我們到一個有大玻璃觀海景的芋圓店，叫來的也是芋圓番薯，可以邊吃邊觀景。海景照樣不變，燈光仍不輝煌燦爛，九份的感覺和芋圓的味道卻不一樣了。也許上回的芋圓是裝在陶瓷製作的厚實防燙保溫八角碗，這次餐廳提供輕薄方便、用後丟棄的一次性保麗龍碗。商業進駐黃金山城之後，欣賞風景需要的安靜也消失了。

再到九份的收穫是，九份最終遺失了它最寶貴、最迷人的幽靜和緩慢。

■九份有一份懷古風情。 中央社

方寸不亂

方芳

群組怪談

女友分享她在WhatsApp群組的經歷，出人意表，曲折離奇。

女友一班舊同學有個WhatsApp群組，全部都是離校三十年的女生，舊同學有說不完的共同話題。

有一天，群組中其中一位，突然收到遠居美國舊同學淑芬（假名）丈夫的短訊，指其妻換了智能電話，希望香港舊同學能把淑芬的電話加進WhatsApp群組，對方指其妻在美國生活多年，思念香港舊友，欲加強聯繫。

淑芬居美多年，少有聯繫，大家都惦記她近況，群組把淑芬電話加了進去，這個淑芬也不令大家失望，話題活躍，扯到舊事，對答如流，東西半球很是熱鬧，除了對話外，還有家庭照片互相分享。聊了一段日子，淑芬說要回港探望舊友，大家好不興奮，還相約在今年的夏季，一齊到日本旅遊哩。

直至有一天，群組對談觸及女性話題，淑芬的語氣有點不同了，語調輕佻，用詞露骨，不再像以前斯文的淑芬。這情況出現了幾次，大家開始對這個淑芬有點懷疑，究竟這個「淑芬」是誰？是否手機資料被盜取？是否有人冒認淑芬在群組對話呢？然而，多次試探結果，淑芬對少年往事還是熟悉的。

為了解開疑團，找到居美的另一位同學往訪淑芬，發現電話號碼並沒有錯，只不過，淑芬的電話是由丈夫持有的，即是說，群組中的「淑芬」並非她本人，而是淑芬的丈夫。群組女生原來一直和淑芬的丈夫對話，很是震驚。

更驚嚇還在後頭，淑芬丈夫原來是精神病患者，還有暴力傾向，淑芬需要經常躲着他，就像美國電影《與敵同眠》一樣的劇情。香港同學對淑芬的遭遇很是同情，但更心寒的事，「相約在夏季」，在群組中分享的照片又無法截回。

如果女友這故事是真實的，真要重新思考，在群組與一群人分享家庭照片，是否要考慮清楚呢？

翠袖乾坤

連盈慧

爲兒女取個好名字

小時候有個朋友名叫丁一，如今想起她的名字都有親切感，忽然心血來潮，上網查看一下，好奇看看今日還有多少個丁一，有趣得很，原來也真不少，有附帶相片的，還是女生佔大多數，而且看上去都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千禧年代出生，她們的父母除了有即興的幽默感外，是不是都希望女兒生一個就夠了？因為不少父母為兒女取名，都有自己的意願，很多女兒取名偉男／鶚鴻，就是渴望她們能帶來弟弟，倒也奇怪，很多男性化名字的女孩子，腳下也真有個弟弟。

但叫丁一一的女孩子應該是快樂的，至少開學第一天，她比其他同學輕輕鬆鬆寫出自己的名字，就已開開心心上了第一課。我那個朋友就很陽光開朗，她媽媽便說她幾個學期都考上第一，不知那些龔龍龍，第一次寫自己的名字會不會苦着臉？

父母為兒女取名，事前大都花過不少心思，有些一連翻查不同字典挑好意頭的字，又不想重疊遭遇不幸古人的名字，就算刻意想兒女有古人的成就，又怕那古人不長壽。

雖然發覺今日新一代父母，似乎已不大重視這些忌諱，只在乎兒女名字有點新意，已少見了什麼玉珍／秀英／偉強……那些父母兒女讀書多了，為了不想遇上太多同名同姓的兄弟姊妹，都希望兒女自己有個獨一無二的名字，從文字堆裡尋寶一樣，挑出不是平常見慣的僻字，於是那些鎬呀／禎呀／涵呀／炤呀／鎂呀／燮呀，名字看去清奇，不愁有人相同，可是有沒有想過出入境時，海關人員電腦上打不出你大名中的僻字，做多了工夫，也延誤你過關的時間；還有，銀行和需要辦理簽名手續的機構，叫不出大名，人家麻煩，閣下更不耐煩，一生裡頭，浪費了多少寶貴時間。丁一一和陳大文／王小華／李志明的日子，就輕鬆好過得多了，支票簽名快捷，收入也順利。名字簡簡單單，還是有個好處。

獨家風景

呂書練

民選女領袖

蔡英文終於如期成為台灣地區領導人了，對女性來說，政壇又多了一名女領袖，而且她是一位中國女人，即使你未必支持她的政見，內心也會受到觸動。因為她的成功，令人相信，只要肯付出和堅持，你也可以脫穎而出。

「換個人做做看」，甚至「換個女人做做看」已成為近年選舉現象，也往往是在野黨候選人的一張王牌，因為民心思變。四年多前的泰國美女總理英拉、兩年多前的韓國三無女總統朴槿惠，甚至更早期的菲律賓、巴基斯坦的已故女總統科拉桑和貝娜齊爾等等，她們當初競選時，選民也都只抱着「換個女人看看」或者「給女人一個機會」的心理。

不過，蔡英文卻不太刻意打女性牌，她的女性形象也不算很明顯，髮型多年清湯掛麵，衣着總是淨色套褲裝，說話永遠淡定斯文，連街頭喊話都沒多少激情或感情流露，理性到令人無法窺探到她的內心世界，她在勝選演說中也承認，自己很少公開表達情緒。

值得留意的是，相對於西方，亞洲女性地位雖然較低，但二十多年來卻陸續出現了數十位政壇女領袖，這些女領袖跟西方女性以辯才取勝不太相同，她們更多的走上街頭遊行抗議，當中更充滿悲情，因為這些女領袖除了肩負振興民族使命外，往往也背負着家族情仇、繼承先人遺志等包袱，感性驅使多於理性選擇，往往擺脫不了復仇乃至仇殺的詛咒，或受到家族利益集團的貪腐行為拖累。

蔡英文雖然出生於富裕家庭，但非政治世家，即使在民進黨內，空降而來的她也因為不屬任何派系而成為「孤家寡人」，以致被人嘲笑這位黨主席遭派系綁架。她倒看得開，說自己不但沒被綁架，相反是她挾持了派系，因為她沒有子弟兵，沒有包袱，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對於一個不太富有的在野黨，沒有太多的利益可分，別人也不希罕，孤單的蔡英文可以超然於派系之爭而隨心所欲。然而，上台掌控財政大權之後，欲分一杯羹的資深黨員及其派系難免明爭暗鬥，斯文理性的蔡英文恐怕難以「獨善其身」了。

當各方勢力夾攻時，「政壇白玫瑰」難免不會再變回「暴力小英」。在權力之位，心可以孤獨，人卻不能孤單，妥協是必然的。否則，寸步難行。